

青城十九俠

還珠樓主著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卷十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翻印

有 著 作 權

不准

本書 非經 出版 者允 許不 得改 編戲 劇或 電影

民國三十年七月新

青城十九俠 第十集

每集實售價銀一元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 著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總 發 行 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效康里

分 發 行 所 勵 力 出 版 社

總 經 售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百 新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

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長篇武俠小說

青 城 十 九 俠

第十集目次

第一回

浩劫慟沙蟲把臂悽愴生何着
甘心伏斧鉞橫刀壯烈死如歸

第二回

靈符幻影斬蜚鐵花塢
接木移花驚狐斑竹澗

第三回

虎躍猿騰同探怪陣
雷轟電舞淨掃妖氛

第四回

折同儕古鑑識先機
遇異人飛刀殲醜類

青城十九俠 第十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浩劫慟沙蟲把臂懷愴生何着 甘心伏斧鉞橫刀壯烈死如歸

和二拉略談幾句。便命大眾留下幾人輪流探視。下面仇敵動作。餘均分別歇息。自和二拉也去覓地假寐。衆蠻獠辛苦了兩日夜。自然一倒便熟。那幾個輪守的。見谷底仇敵多半入夢。蓬帳雖不時還存三數人進出。俱無啓行模樣。坐不一會。也都神倦欲眠。相繼睡去。按說這一隊人。不是決無生理。只要不驚動蠻獠。或是露出行意。一過子夜。救星便來。那會死亡如此之慘。也是這樣人。均非善類。十有八九惡貫滿盈。氣運該終。隨平奸狡過度。一意討好主人。爲異日專權邀寵之計。偏在此時。說動五虎。探覓新村。連夜動身先走。以致惹出這場大禍。隨平初意。本想五虎派他做個臨時統帥。以便日後可以駕乎諸人之上。作威作福。誰知五虎雖然心粗性直。却知他威望不孚。不夠材料。另派了幾名親信能手。共同領隊。發號施令。仍命他充作嚮導。隨平本已失志怨望。氣不打一處來。這幾個領隊的。又都是些粗野豪爽的江湖健兒。綠林魁酋。本就與他貌合神離。又見他鬼鬼祟祟。胡出主意。大隊人畜。跟着跋涉。受了一整天活罪。鬧得進退兩難。更是險阻艱遙。不可預期。益發恨之入骨。五虎才一起身。便將他喚入帳中。商議明早行

事。借題發揮。聲色俱厲。冷嘲熱諷。罵了一大頓。隨平武功平常。那敢明爭。忍氣吞聲。諾諾而出。由悔生恨。越想越難受。蟲蚊又咬。再也不能安睡。一個人在谷底閒踱。谷地平易。不知不覺。走向來路。離開行帳。約有半里來路。岸上蠻獠。合計有好幾百人。除兩頭最遠草木茂處。各有三數人留守。準備火起以後。跟着放火斷路外。餘人俱拉長分列。一上一下。悄悄跟進五虎大隊進止。這時都已入睡。忽然一陣大風。內中一個花蠻。先前睡得太香。不知怎的一翻身。將手中長矛甩出了手。恰巧落處山石溜斜。中經山風。屢刮刮到崖邊。被短草絆住。本已搖搖欲墮。再被大風一吹。立即順勢而下。直落百丈。隨平手中持有火把。被風刮滅。剛暗道這風好大。忽聽右側颼的一聲破空之音。蠻獠刀矛俱是精鐵打就。磨得鋒亮。黑暗中看去。恰似尺許長一道寒光。當空飛墮。隨平大驚。忙即往旁縱退。腳剛點地。耳聽鐙的一聲。石火星飛。殘礫四濺。那東西已落到地上。斷定崖上有人暗算。一想身在暗處。敵人必是見了手火把。才放的暗器。忙將熄而未盡的火把。放在地上。人却避開老遠。等了一會。無甚動靜。心中奇怪。輕輕踱向前去。乍着胆子。晃開火扇一看。石地無草。入眼分明。竟是蠻獠慣用的長矛。拾起觀查了一會。又將火把取來。綁在矛尖上。重又點燃。在谷底一路亂晃。終無動靜。於是越左越右。因一路行來。見谷口草原生未動。中有一段草已拔起。到了石地附近。又似原生。無人動過。料定左近壁間。必有蠻獠。可以上下的捷徑。此矛下時。矛尖的光。搖晃不定。又是靠崖直落。不會斜射。分明紅神谷衆蠻獠。援崖退逃時所遺。適才被風吹落。並非有敵。

伺側。無足爲慮。否則入谷已一日。夜蠻獠悍而無謀。決無如此堅忍。沿途僅多艱險之地。那裏不可下手。況且行帳前四外皆是火堆。多遠都能看見。怎能沒有警覺。反因手中星星火炬。便即來射之理。心神一定。因恨領隊諸人。滿擬用這長矛。愚弄他一番。使其庸人自擾。稍洩忿恨。却沒想到蠻獠把自用矛刀。視如性命。身存與存。身亡與亡。當時既未遺落戰場。已然退到平安地帶。怎會有個失落。得矛以後。還怕死得不快。五虎等走遠。崖上蠻獠。看不到前途有人先行。不會動手似的。輕悄悄偷跑回帳。見那幾個防守的人。因爲五虎已走。夜寒風勁。俱都尋了山石。鋪上墊的。對火支頤假寐。一個未覺。暗中好笑。心說你們這般膿包。像你這樣防守。要有大敵到來。怕不滾湯發耗子。一個也活不了麼。心想又繞到行帳前。偷聽了聽。知已入睡。然後回到自己安歇之所。手舉長矛。比準行帳當中。掉轉矛頭。作爲有人從高下射之勢。望空擲去。跟着臥下裝睡。蠻矛前沈到了空中。重又掉轉矛尖。筆直下墜。穿帳而入。那行帳共是兩座。一居婦孺。一座除領隊諸人外。還有十來個健者。隨平持矛高擲。竟不問傷人與否。這些人雖是勞倦熟睡。也都是久經大敵的人物。睡夢中一聽帳頂上刺的一聲巨響。接着又是鏗的一聲。落到地上。立即驚醒。翻身坐起。旁落處恰好中間均未受傷。忙中一看。乃是一隻蠻人慣用的長矛。鋒長一尺以外。柄端尙被蓬頂綰住。矗立地上。石上裂痕零亂。碎石粉飛。想見來勢凶猛。知有蠻獠暗算。不由一陣大亂。立時紛紛衝出。衆人俱都有勇無謀。又吃了久居苗疆。情形太熟悉的虧。知道此舉。名爲報信。乃是苗人習慣。照例

無論明敵暗襲。祇這信矛一到。人即蜂擁而至。擲矛之處。如在對方主要人面前。其仇更深。來勢也更凶猛。此矛穿帳直落。蠻苗大隊。必已到來。崖高谷暗。地險夜深。驟遇強敵。睡夢中驚起。全都慌了手脚。祇知信號四發。全沒一些策劃。後帳婦孺。也都聞警驚起。哭的哭。喊的喊。亂成了一大片。人聲喧嘩。空谷回音。相互回音。震盪得轟轟山響。於是弄假成真。崖上衆蠻獠。本俱入睡。這等嘩噪聲喧。那還有個不驚覺之理。有幾個一醒。見下邊這般亂法。方向二拉通報時。扎端公已然驚醒。先還當埋伏被人看破。及至臨崖下視。猛一眼看到去路上。遠遠一點火光掩映。幾條人影好似騎在牲口上面。循谷徑踏草前行。一會轉過崖去。更不再見。定睛往下一看。火堆旁。牲畜圈中。不見了大象。敵人聽不出哭喊什麼。心中方自奇怪。恰值月光漸高。衆蠻獠在崖口上聚視。不覺把人影射到對面崖腰石壁之上。這時大隊中人都已起身戒備。各抖暗器。正在彼此驚疑。惶急自亂。四處查看敵蹤。準備廝殺。中有幾人。忽然見石壁上。人影幢幢。爲數甚衆。抬頭往對面崖頂一看。上面果然伏着不少蠻獠。月光之下。刀光矛影。閃閃生輝。不禁失驚。脫口怪叫。內中一個心粗氣豪。自恃武勇。弩勁弓強。能射飛鳥。不問青紅皂白。覷準那頭插長羽的蠻獠。抬手一弩箭。朝上射去。跟着連珠弩箭。續發不已。相隔既高。又朝上射。力量自然要減却幾分。射出的箭。俱被蠻獠長矛攔落。人沒射中。中有幾人。本就急於下手。又見敵人仰射。知道蹤跡已然洩露。才欲傳令。偏巧這人一射。大隊中人也全往崖上注視。準知吉兇莫卜。非拚不可。是暗器發得遠一點的。都跟着動手。

二拉不知怎的。在臂上竟中了一箭。雖然箭乏力浮。受傷不重。却也因之怒發。首先傳令回射。扎端見戰端已起。知道敵人俱都身輕力健。長於攀援。恐乘黑暗之中。扒崖逃走。一面忙傳下兩頭發火號令。以備截斷敵人來去的路。連先逃走的人象。一齊燒死。一面又把屋上預儲的草束柴捆點燃。拋了下去。也是五虎弟兄。命不該絕。這裏火發之時。還沒走到高崖之下。那奉命發火的三花蠻。恰都睡得和死人一般。此時又值逆風。聲音被中途崖角擋住。沒傳過去。幸免於難。可是這一段沿崖三數里。俱有蠻獠伏伺。在兩頭的。往下發火。中間一段。便將成捆柴草。紛紛拋擲。五虎走得較速。雖未波及。中間接近草地這一段。頃刻功夫。便成了一條火術。燃燒起來。那隨平先只是想借以洩忿。衆人自相驚擾。只他一人明白。方在假着睡醒。望着衆人好笑。心中得意。及見崖頂敵人。現在想起身臨絕地。大吃一驚。見衆人拚命抵敵。防護婦孺。誰也沒想到扒崖逃走。悄不聲的。剛想獨自援崖逃去。不料敵入火把如雨雹一般擲來。中間雜以亂箭。無法越過。遲疑之間。猛一回身。瞥見敵人崖下。有一石凹。彷彿甚大。暗忖崖高難扒。箭火飛矛厲害。決難逃走。不如縱向裏面。躲避一時。再打主意。死在臨頭。獨自藏私。也沒通知別人。獨個兒方往起一縱身。不料一枝飛矛從上擲下。端正正貫胸而過。立即屍橫就地。跟着又是一大蓬。帶火柴草飛落。衆人手持刀矛。挑火避箭。傷死漸衆。眼看危殆。隨平一死。却給他們開了一條生路。火光正照見崖下石凹。有兩個人。振臂一呼。餘人也有發覺。跟着縱過了二十來個。下剩多人。有的業已受傷。無力縱遠。有的被

火烟薰烤得暈頭轉向。竟不知往那裏跑好。衆蠻獠火箭齊施。從高下擲。毫不費事。不消一會。相繼受傷倒地。被火燒死。衆婦孺僅有顧修的一子一女。在火起時。經顧妻哭求託孤。被兩個有義氣的同黨。首先救出。連同幾個略爲明白。稍知趨避的人。在隨平未死以前。就躲向對面石壁之下。得保性命。等到衆人躲入巖凹。又跟蹤過去。聚在一起避火。才保住了殘生。最可憐是那些牲畜。事前衆人恐其逃逸。緊緊一起。火發倉卒。誰也沒顧得去解開。只悲鳴了一陣。全都活活燒死。扎端公見敵人多半燒殺。還有些人。藏入下面巖凹。崖壁外突。箭火刀矛。一概不能投入。谷中烈焰飛揚。一片通紅。無法下去。又生毒計。便命衆蠻獠。停了箭矛射擲。只管收集柴草。貼壁下投。以爲功夫久大。火勢自然越旺越多。不由不把這些人燒死。崖凹諸人。受了谷底火炙。奇熱已自難耐。不料喘息未定。又見成細帶火柴草。貼壁下落。雖擲不到崖凹以內。這出口被火封閉。火烟倒灌。休說烤得難受。噓也噓死。略一計議。幸而衆人。長途山行。爲防蛇獸侵襲。多半帶得有長兵刃。逃時仗以挑火。仍在手內。不會棄去。匆匆一商計。便舉出人來。分班站在口外。箭矛難及之處。持着長矛鐵叉之類。將上落柴火。挑撥一旁。這般禦火。自然不是久計。尤其柴草。俱是易燃之物。又矛起處。殘火星飛。火雖挑開。身上却受了傷害。待不一會。便鬧了個焦頭爛額。燒痕疊疊。加以敵人柴草。兀自下擲無數。一會便圍着崖凹。成了個半圓圈的火環。火勢酷猛異常。人如何受得了。不消片刻。都被燒得目眇欲裂。身上滾熱。頭暈腦悶。七竅中都快要噴出火來。再也支持不住。一交跌倒。勉強

扒按掙進凹。第二班人無奈。繼上又是如此。正在狂號呼天。無計可施。火光中忽見對崖一條黑影。直朝石凹之中飛來。落地現出一個玄裳道姑。身材矮小。貌相詭異。衆人本可得救。偏在昏亂中不暇尋思。中有兩三個當是來了敵人。各持兵器。上前便砍。那道姑見狀。突的面容一變。怒罵不知死活的孽障。也不還手。就地下抱起剛熱暈過去的顧氏小兄妹二人。袍展袖處。依然一道黑影。飛將出去。這時外圍的火。已高三丈。道姑竟不在意。拂塵一揮。火圈立即向外坍倒。塌去了一大半。跟着衝火直上。一晃不見。接着遙聞崖頂。一陣大亂。這時凹中生存能支持的。共只七八人。見道姑出入烈焰。毫無傷損。走時不向對崖回路。却是貼崖上升。蠻獠一陣驚喧過後。柴草已不再往下擲。料是來了救星。方悔不該動手。將他得罪。已自無及。連忙跪下號救。那裏還有應聲。衆蠻當中。扎端公最爲陰毒險狠。這邊崖頂。通着一片山蠻。乃紅神谷來路。地勢僻險。野獠叫作野鷄架子。草木繁茂。引火之物頗多。扎端公知崖勢太高。火還未到下面。已被燒去大半。雖將兩頭二三里外。燒成火崖。斷了敵人逃路。中間這一段。全是石地。無火之處尙多。原先未準備在此發動。所備柴草。業已用完。恐二拉無謀。凹中敵人衝出。貼壁逃走。不聚一處。更難一網打盡。非多用柴草。將其圍困。不能如願。好在地方不大。便命二拉帶了一多半人。往崖後檢草伐木。自率衆花蠻。往下投擲。正興頭上。也是看見對崖一黑影。飛落崖下石凹以內。扎端公學過妖術。看出那道姑行徑裝束。均非常人。已有戒心。及至道姑上升。正趕上面火束紛投之際。道姑只把拂塵微動。立即四散。

消滅。一會到了崖上。衆蠻猓一味猛投。均未覺察。祇扎端公和手下六名親信花蠻。看得清白。料知來人百丈飛升。身有黑氣。非神卽怪。慌不迭往崖後縱去。藏在一個大石隙裏。連大氣也不敢出。衆蠻猓不識不知。見崖下上來生人。也不問怎麼會上來的。多半舉矛便刺。那道姑性情剛愎。來時一腔好意。本意除所救童男女外。連凹中難人。一齊救走。不料衆人不知。將他觸惱。一怒而去。雖不再管閒事。任其自生自滅。對衆蠻猓這般殘忍兇惡。仍是忿恨。不是回路。就是想加以警戒。那還經得動手。一聲怒嘯。身子立時暴張數丈。拂塵一展。是近前的。挨着便倒。當時就死了好幾十。衆蠻猓方始大驚。欲逃也自無及。二拉恰好率衆趕到。見了這等異狀。嚇得亡魂皆冒。各自拔步回身。亡命急跑。瞬息都散還算見機。投火的又以皮蠻爲多。幾於全數在場。野猓却沒幾個。吃道姑拂塵連搖。黑烟箭射如雨。一一畢命。道姑還欲追殺野猓。偶一尋思。便攜了童男女收了羣蠻生魂飛去。扎端公等七八人。見了這等利害。不知報應臨頭。先還胆寒。不敢遽出。嗣見道姑飛去。一想同類慘亡。均由仇敵而起。誓非殺盡。不足以洩忿。試探着走出。正欲往下窺探。一眼望見對崖月光之下。站定七人。定睛一看。正有五虎弟兄在內。才知鬧了一夜。雙方死亡雖多。幾個主要仇人。竟沒死在火裏。不禁怒火上升。這時恨到極處。縱和敵人拚個同歸於盡。也所甘心。何況還佔着地利。敵人武藝雖強。不能飛渡。忙命手下六蠻。各將弩匣的箭裝滿。出其不意。往崖射去。滿擬一舉成功。不料五虎眼明手快。不會受傷。手下六蠻反被五虎毒藥暗器打中。全數身死。仗着逃得

快。僅以身免。驚魂乍定。欲待翻身逃走。偏生藏處崖勢往外坡斜。蔽身石筍。孤立崖口。高只三四尺。兩旁既不能去。如往後退。地勢漸高。一樣要被人發覺。五虎更因他是個罪魁禍首。還欲得而甘心。惟恐乘隙漏網。五人十隻眼睛。注定對崖。各持筒機。比準稍一露面。便連珠齊發。知道打中必死。躲在石後。那敢妄動。雙方對耗了一陣。谷底中段火勢雖漸衰滅。兩頭的火。蔓延越長。憑崖遙望。直似兩火龍。順着谷逕。向來去兩條路上。蜿蜒過去。一時烈焰飛揚。狂風大作。耳聽轟轟發發之聲。雜以崖石受火崩裂。樹木焦爆之音。越來越威。匯爲巨衝。震撼山谷。立處雖沒有火。可是烈火生風。旋颺回盪。濃烟陣陣。左右逢源。加以奇熱。個個臉紅腦脹。通體汗下如雨。谷底人畜焦臭之味。更不時隨風捲到。聞之欲嘔。偶望對崖石凹中人。早全數俯仰地上。神態如死。益發悲憤填膺。咬牙忍受。非將大仇殺死。誓不他去。扎端公知道敵人與他決不兩立。反正難逃。也抱着拚死心意。不問射中與否。竟將毒弩。從石筍後。發射出來。五虎見他只把弩匣伸出亂射。時發時止。連手都不露出。知道射他不中。便比準他那弩匣射去。弩匣應聲而裂。扎端公見敵人手法這準。方始息了妄想。不敢妄動。互相持間。忽聽風火聲中。一片叭叭的爆音。五虎脚底。似在晃動。方自相顧駭異。猛又聽吶吶兩三聲巨響過處。烟塵飛湧。黑霧迷漫。來路兩邊岸壁。首先炸裂。坍塌了數十丈。火路立被壓斷了一大節。緊接着又見裂崖縫中。射起幾股清泉。匹練交織。互相激射。水勢甚是洪壯。緊接着兩崖爆音。間續而起。響過一陣。必有斷崖崩裂。泉水湧出一會功夫。左近兩岸崖壁全都

坍塌。一條高可排天的長峽幽谷。平空倒塌下數十百丈。幻成一條奇石縱橫的險峻大壑。兩邊未崩完的斷崖。都變成了一座座的奇峯怪石。如蹲如豎。如切如斬。風帆陣馬。劍舉筆立。錯列相向。僅剩雙方立處。不過十多丈地面。微倖沒有崩裂。可是崩勢太猛。兩崖石筍之類。俱都震倒。碎石滿空。飛舞而下。極小的都比拳大。扎端公早着了兩下重的。五虎在奇驚絕險。神魄交顛之際。並未忘了仇敵。百忙中望見對崖石筍震裂。手攀機筒欲射時。扎端公已然腦裂身死。順着斜坡。直落百丈。往谷底墜去。立時軟攤碎石。却灰之上。不再動轉。崖一崩裂。倒低月光立時透照下去。又當夜半月中之時。看得畢真。急切間五虎存身孤崖削壁之上。進退上下。俱都無路。極目四望。僅剩兩頭極遠之處。尚有殘火星飛。蜿蜒明滅。崖崩以後。石裂縫中。添了大小數十道驚泉。目光下看過去。宛似數十條銀龍。滿壑飛舞。驚湍迅瀑。射在壑底。棋布星羅的怪石上面。激射起千式百樣的銀雨。玉濺珠噴。烟霧湧湧。水光映月。若有彩輝。加以天風浪浪。吹袂生寒。適才烈火地獄。頓變成了清涼世界。煩熱爲之一祛。雖然清景無邊。壯麗絕倫。無奈五虎俱是劫後餘生。心傷同難。那有心腸觀賞。尤其壑底山泉。又大又急。先時射在劫灰殘石之中。還不甚覺意。不消個把時辰。那水一會便漲高了兩三丈。却灰燼殘重的沉沒。輕的全都一團團的浮起。順流就下。吃洪瀑一冲打。立時冲散。隨着銀波雪浪。滾滾翻花。滔滔不絕。直往低處流去。崖石凹中。那二十餘名同黨。經過這一番水火既濟。早已葬身谷低石凹之中。內灌洪水。外被崩崖碎石封閉。成了一個天然墓穴。盤谷

地勢外昂內低。中間一般更深。休說去救。連尸首都無法掘出。至於顧家靈棺。先燒成了灰炭。中經大山洪。連刮帶沉。更是無跡可尋了。五虎弟兄。寄身千仞危峯之上。眷言倫好。愴惻平生。痛定思痛。想起人生朝露。世事空虛。陵谷易遷。倏忽幻滅。不覺悲從中來。哽咽不止。正在臨風揮淚。面面相覷。把臂蒼茫。百感交集之際。忽見谷口上流頭飄來一根帶着殘枝的斷木。上面掛着一個大麻袋。鼓鼓囊囊的。隨着洪流。洶湧中盪旋起伏。行甚迅速。晃眼到了孤峯之下。吃一塊大石阻住。麻袋一角。似被火燒焦殘破。不時有成包成塊的東西。掉落水裏。定眼一看。正是方奎行時棄置的糧袋。大約火起以後。延燒到了前面。忽然崖崩水發。沒有燒完。另一袋不是爲石所壓。便已沉沒水底。這一袋。恰掛在未燒完的斷木上面。因得隨流而至。五虎刼後餘生。只有悲痛。對於中行等人嫌念。已然不復置念。見了糧袋。猛想起孤峯高削。下面洪水滔滔。四外無邊。出發所帶乾糧。大部分俱在死去的胡梁二人手裏。火起之後。忙着回趕。記得到時彷彿不見二人攜有糧袋。一會禍變相繼而起。這些時。只顧悲悼。也沒留意。倘如二人爲圖走快。匆匆遺落。或是存放在半途崖頂之上。如今兩邊山崖。俱已坍塌。那裏還會存在。即使能設法脫險。長途山行。無衣無食。怎能度日。再回建業村求助。以中行之爲人。自無話可說。這人怎丟得起。如特獵獸爲用。那就苦了。想到這裏。楊天真忙卽四外查看。餘人也跟蹤尋找。那有糧袋的影子。一着急。便想把崖下水中糧袋弄他上來。以應急需。且喜扒山勾索。每人都帶得有。剛打算連結一處。縋將下去。試探夠長不夠。撥下

撈取。忽然下流頭一陣山風過處。一條黑影。自天直下。落到水面。現出一個黑衣玄裳的道姑。身材矮小。手執拂塵。踏波飛行。在水面上凌虛而來。不時從水裏拾些東西。一路東尋西看。轉瞬到達。看見蓆袋。似乎甚喜。手一伸。憑空提了起來。口中長嘯一聲。便要回身飛走。五虎見狀。明知怪異居多。但是身處危境。生救心切。又見那道姑。行動雖然詭異。却不似有害人神情。楊天真首先忍不住。高喊一聲。仙姑留步。我等有事相求。那道姑原從盤谷盡頭。班竹澗。發現水面燒餘衣物。跟蹤而來。一意尋覓遺物。並未留意。峯上有人。一聽有人呼喚。立時飛上峯頂。月光之下。看那道姑。生得面如傅粉。貌甚清麗。穿着一身黑色道裝。腰掛葫蘆。右手拂塵。左手提着方壺遺留的新口袋。乾糧肉脯。身材雖然矮小。二目神光滿足。饒有威稜。五虎見狀。料是異人。心又放了一半。連忙躬身行禮不迭。道姑不等五虎開口。便問道。你們和谷中被火諸人。是一夥麼。我先前來過一次。怎沒見到你們。五虎便把前事。略提了一遍。懇求救濟。並問道。姑姓氏法號。道姑道。我名玄姑。是四川人。近年才遷隱來山。就在前邊居住。祇因昨日。在林內閒遊。看見你們帶着大隊人畜行走。內中有兩個穿孝服的童男女。根基甚厚。當時本想引渡到我門下。因我素不喜強人所難。一則素不相識。突如其來。你們決不放心。他娘也未必肯捨。二則看你們的行蹤。頗似從別處來。此覓地開墾。我知附近有好幾處地方。都是土厚泉甘。物產豐饒。少不得要在此安家立業。我前坐禪關。勤於修煉。每年祇有數日閒暇。這月剛將功課做完。初次出遊。遇見一個多年未見之人在此。急於和他

相見。忙着回家計算。暫時無暇及此。意欲等你們移居定後。再找了去。先和他娘見面。熟識之後。有了信心。再行明說。匆匆走去。沒有露面。比時朝陽初上。遙望你們臉上。十有大都帶着晦色殺氣。又看出你們俱都武勇。本山並無什凶險。至多遇上幾個生番生苗。也非你們對手。想不出是何原故。還想他日相見。再行破解。却沒料到當晚就會發作。到了子夜。偶出玩月觀星。遙見盤谷火起。隱聞哭喊之聲。想起日間所遇情景。連忙趕來。見是一大羣蠻獠。在此爲惡放火。凶殘已極。這時你們大隊人畜。多半葬身火窟。祇有二十多個。帶了那兩個小孩。逃入壁洞裏面。蠻子的柴草。還在亂丟。我當即飛身下去。救了小孩。本想連裏面二十多人。全數救出。我還未行法滅火。他們竟把我也當成惡人看待。亂殺亂斫。我生了氣。立帶小孩飛走。祇把放火蠻獠。殺死殆盡。以代小孩報仇。沒管他們。那兩小兄妹。甚是聰明。到家救醒。便喊飢渴。我知他們生長富家。吃食甚好。我却長年茹素。無什麼好吃之物。正打主意。忽聽谷中地震崖崩。洪水暴發。澗水大漲。從水裏漂來些零星乾糧食物。知是這裏餘燼。或者還有。試來尋覓。不想無心而遇。你們比那些遭劫難逃的人。果然好些。救你不難。并且我聽那兩小兄妹所說。由建業村被迫出走情形。好些語焉不詳。正還有話要問你們。我學道多年。頗精法術。你們祇把雙眼閉上。待我施爲。一會便可隨我出險了。五虎聽說。顧修子女。已被道姑救走。放火蠻獠。多半傷亡。仇已代報。怪不得昨晚行近火場。二蠻獠吶喊之聲。由近而遠。由遠而寂。大約比時正是道姑救了顧家子女。追趕蠻獠之際。扎端公等七人。必是